



Edgar Bonjour

LA NEUTRALITE SUISSE

Synthèse de son histoire



埃德加·蓬儒 原著

瑞士中立史

刘文立 译注
毕来德 审校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瑞士中立史

〔瑞士〕埃德加·蓬儒(Edgar Bonjour)原著

刘 文 立

译注

〔瑞士〕毕来德(J. F. Billeter)

审校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年

EDGAR BONJOUR
LA
NEUTRALITÉ
SUISSE
SYNTHÈSE DE SON HISTOIRE

Traduction de Charles Oser

ancien chancelier de la Confédération

(根据 A LA BACONNIÈRE, NEUCHÂTEL, 1979 年版译出)

★

瑞 士 中 立 史

[瑞士]埃德加·蓬儒(Edgar Bonjour)原著

刘 文 立 译注

[瑞士]毕来德(J. F. Billeter) 审校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9.75 印张 插页 2 239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0948-X/K·73

定价:7.80 元

L'édition chinoise de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e l'aide précieuse de la Pro Helvetia, du grand encouragement de l'Université de Wuhan et de l'Université de Genève.

作者序

旅居瑞士的史学工作者刘文立(Liu Wen-li)先生曾翻译过关于瑞士历史、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的三本书。瑞士联邦是最早(1950)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刘先生乐于把瑞士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向中国读者介绍,因此在他第二次旅瑞期间,再度同日内瓦大学教授、汉学家毕来德(Jean-François Billeter)先生合作,又将本人撰著的《瑞士中立史》译成中文。《瑞士中立史》意在通过历史事实解释瑞士的中立,即试图从往昔出发阐明它的现状,并据以推演行为的典范而服务于未来。在瑞士人的心目中,中立是其自我防卫、政治独立、民族自治和放弃加入任何同盟体系的表现;由于中立,他们也把爆发冲突时出面在有关国家之间调解以协助争端的解决视作本民族的一项使命。

就瑞士人而言,中立并不意味着在道义上无动于衷,也不等同于在政治上消极被动;由于中立,他们必须采取沉着冷静的态度并向各有关方面提供帮助,这是一种谨慎的、耐心的、旨在维护和平的政策。中立系外交政策概念,而非伦理概念,中立构成外交政策的一个纲领。中立乃是实践经验的结果。若无中立,瑞士联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会很难维护自身的民族独立,构成瑞士民族意识的基础的自主权亦有丧失之虞。惟其凭借中立,瑞士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方得以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从事救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才能够展开。瑞士之所以幸运,是因为本国的观念同欧洲的人道主义观念之间存在着近亲的关

系。瑞士民族以中立为手段，能够无懈可击地履行国际任务；自然，它对国际统一的运动也是赞同和支持的。

中立的瑞士在近现代曾多次以事实证明，它承认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并且支持一切和平运动。这个国家尤其愿意致力于人道主义的使命。中立的瑞士在政治上不怀任何同情或反感地向那些处于极大困境的人伸出援助的手。瑞士联邦以此种方式而让其命运赋予的中立富有创造性和活力，使之得到升华。瑞士愿意为欧洲各民族大家庭服务，诸如代表它们在海外的利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予以关照，代管人道主义活动，促进思想交流，从而沟通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达成超越国界的理解，等等。1815年，欧洲各国承认瑞士中立的宣言中明文指出“瑞士的中立符合欧洲的利益”，而今此语似乎已增添一个新含义，即各国需要海尔维第这个中立的和平国家斡旋以便履行跨国的文化使命。

兹祝《瑞士中立史》的中译本受到读者的欢迎。

埃德加·蓬儒

(Edgar Bonjour)

1989年11月，巴塞尔。

译者序

埃德加·蓬儒(Edgar Bonjour)是瑞士当代著名的史学家,长期在位于瑞、德、法三国接壤处莱茵河畔的巴塞尔大学执教。蓬儒教授的9卷本巨著《瑞士中立史》用德文刊行,并有单卷的德、法文缩写本问世。中译文所据为法文缩写本(*La neutralité suisse, synthèse de son histoire*, A. la Baconnière, Neuchâtel, 1979)。日内瓦大学中文系教授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先生惠允合作,他参照法、德两种文本同我一道审校了全文。虽如此,中译文仍难免有不当之处,敬祈识者教正。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阐述了瑞士联邦3个多世纪以来中立政治的起因和演进。蓬儒开宗明义地指出,瑞士的中立并不是以一劳永逸的方式通过有关决议而达到的成果。相反,从17世纪下半叶混沌的国际关系中产生关于中立的概念,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的。海尔维第国家之所以采纳中立,是因为它的人民经过两个世纪的痛苦摸索后才终于认识到,这个人们常说的“由不愿意做德国人的德意志人、不愿意做法国人的法兰西人和不愿意做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组成的联邦”唯有凭借中立才能生存下去。作者反复驳斥了中立是欧洲列强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给瑞士的赠礼的观点,断言这是往昔海尔维第人按照自己的愿望所作的选择。鉴于欧洲列强对这种早已存在的政治地位的承认(1815年3月20日),而且有关声明中首次正式采用了“永久中立”的措辞,瑞士联邦的中立便由习惯法里的一个创例而变成国际公法中一项法规。不过它是一个有一定伸缩性

的概念,从而为联邦制定审慎的外交政策提供过多种可能性;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瑞士在历史上同其他国家、它的新旧教各州同其他国家曾经签订过各种盟约是相当重要的。

蓬儒认为,瑞士的中立不同于某些国家的中立。例如 1831 至 1839 年间比利时宣布中立,乃是欧洲大国外力强加的结果,而非自己的传统国策;1955 年以来奥地利中立与瑞士的中立也有着传统和感情上的差别,两国外交政策的原则虽然相同,但所赋予的价值观念却不一致。历史形成的瑞士中立的特征及信誉,是举世公认的。

“道义中立”和与此相关的“舆论中立”是中立国一个引人注目的敏感问题,时值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发动侵略战争的年代,尤其如此。本书作者在归纳瑞士联邦历代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昭示:中立属于外交政策的范畴,“联邦的中立地位,仅仅要求本国公民在公开地表达他们的看法时有一定程度的克制。而这只是一个分寸的问题,不是一项原则。”“道义的中立是不存在的。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进行选择。”“瑞士人不会让本国的政府和外国的当局来规定自己应当想什么,说什么,写什么。”由于国家的中立和个人的态度不能混为一谈,而唯有瑞士的国家政权是中立的,联邦的人民并不直接承担从国际公法产生的任何义务,所以作为个人不可能由于自己的言论而破坏国家的中立地位。但是,“政府可以要求一个中立国的公民别徒然无益地给那些肩负国家外交职责的人士增添困难”,公民应当顶住带有偏见的压力以及感情用事的倾向,力戒对事件作出过于简单化和仓卒的判断。

从 16 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 80 年代,瑞士民族实施同其中立政治相关连的庇护权,主动承担各种人道主义使命,为人类作出了本国独特的贡献。瑞士人既接待过与自己的宗教信仰相同的人,也接待过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同

的人，既收容了与自己的政治观念相同的人，也收容了与自己的政治观念不同的人。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而离开德意志、法国、意大利、俄国、英国、西班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智利、越南等国的大批避难者或持不同政见人士，加入过这个长长的行列。他们中有冉·加尔文、布鲁诺、乌尔利希·冯·胡滕、路易·波拿巴、马志尼、巴枯宁、约翰·菲利普·贝克尔、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列宁、墨索里尼、罗曼·罗兰这样不同类型的知名人物。联邦居民曾救助德意志南部起义的农民，接纳了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收容过遭虐待的埃及蒙的沃多瓦派以及普罗旺斯的“卡米扎尔”暴动者，帮助过英国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一些巴黎公社的起义者在瑞士受到庇护，二战中藉此避难的犹太人不计其数。19世纪下半叶以来，作为瑞士联邦永久中立象征之一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从事的人道主义活动，更是赢得了世界各民族的普遍赞誉。

中立作为一种政治，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如果说，瑞士长期中曾墨守成规而狭义地恪守自身中立的原则，那么这种情况特别在二战后有了较大的变化。瑞士的中立愈益明显地附加上连带责任（solidarité）、提供协助（disponibilité）和普世性（universalité）的含义。历来以退避自守著称于世的联邦逐渐加强着同其他国家双边和多边的关系，频繁出席国际会议，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内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充分地合作；瑞士正积极投入对第三世界的开发性援助。正如埃德加·蓬儒所论述的那样，他的国家的中立政治在二战后开始了一种宽松、扩展和活跃的进程，而今仍在有条不紊地继续之中。书里还写道：“倘若我们自己对于其他国家的问题不表示理解，则我们确实不能期待它们理解我们的特殊处境。”因此读者似乎可得出结论：各民族的世界需要中立的瑞士，中立的瑞士同样需要，

或者更加需要各民族的世界。

《瑞士中立史》中文本的出版适逢瑞士联邦诞生 700 周年 (1291—1991)。国际社会为这个具有悠久的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传统的国家的庆典而高兴,译者亦乐于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对瑞士人民的美好祝愿。

， 刘文立

1990 年 11 月 15 日,洛珈山。



瑞士政府所在地：伯尔尼的联邦宫



阿彭策尔州的“露天议会”



瑞士联邦的摇篮：四州湖畔格吕特利草地



日内瓦——往昔国联和现今联合国驻欧洲总部所在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事人道主义活动



热爱生活和大自然的瑞士人



作者蓬儒教授和译者（1989年秋，巴塞尔）



审校者毕来德教授和译者（1990年春，日内瓦）

目 录

第一章	瑞士中立的诞生和发展	(1)
第二章	旧联邦的中立的内涵	(13)
第三章	瑞士维护中立的各种手段	(22)
第四章	瑞士中立与欧洲均衡的变动	(27)
第五章	革命时期的法国对瑞士中立的破坏	(32)
第六章	海尔维第共和国和“调解法令”时期虚假的中立	(38)
第七章	瑞士中立的破裂	(43)
第八章	欧洲承认瑞士永久中立	(48)
第九章	瑞士中立在外国监督下所受的限制	(56)
第十章	境内几股势力危及瑞士的中立	(63)
第十一章	在改革联邦制国家的斗争时期捍卫中立	(68)
第十二章	欧洲民族独立战争时期瑞士中立的维护	(74)
第十三章	国外战争导致的瑞士中立的差异	(80)
第十四章	帝国主义时期瑞士中立所起的作用	(89)
第十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的武装中立	(96)
第十六章	瑞士有差异的中立导致的若干事态	(103)
第十七章	瑞士面对德国捍卫自己的中立	(109)
第十八章	瑞士面对意大利捍卫自己的中立	(119)
第十九章	瑞士的完整中立的恢复	(125)
第二十章	瑞士面对国内危险捍卫自己的中立	(134)
第二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瑞士的完整中立	(142)
第二十二章	战时瑞士捍卫中立的措施	(147)

第二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瑞士中立·····	(152)
第二十四章	抵抗运动·····	(159)
第二十五章	外交关系·····	(167)
第二十六章	失败主义·····	(174)
第二十七章	军备状况·····	(184)
第二十八章	新闻监督和报刊论战·····	(193)
第二十九章	瑞士的对外关系·····	(200)
第三十章	混乱的瑞苏关系·····	(210)
第三十一章	难民政策和拘留政策的实施·····	(215)
第三十二章	维护和平的行动和照管国的角色·····	(222)
第三十三章	瑞士中立观念的演变·····	(229)
第三十四章	瑞士和轴心国在经济战中的关系·····	(234)
第三十五章	瑞士和同盟国关于经济封锁的谈判·····	(239)
第三十六章	扩大耕地和种植·····	(246)
第三十七章	增加生产、定量分配和社会救济·····	(250)
第三十八章	经济防御和中立政策·····	(255)
第三十九章	瑞士孤立状态的结束·····	(260)
第四十章	瑞士的中立和联合国·····	(266)
第四十一章	瑞士奉行更积极的中立政策·····	(271)
原书人名索引·····		(279)
译名对照表·····		(285)

第一章

瑞士中立的诞生和发展

9

史家通常认为，中立作为瑞士这个国家的准则可以上溯至1674年。当时，联邦国会^①宣布海尔维第实体以中立国行事，不得以任何方式参加一般的战争。瑞士联邦就这样向欧洲昭示了它在对外政策中所遵循的原则。然而，不应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项根本法规乃是以某种一劳永逸的方式通过一项决议而获得的成果。相反，从当年混沌的国际关系中产生一种关于中立的明晰概念，其间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瑞士之所以接受中立的观念，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经过两个世纪的痛苦摸索后才终于艰难地认识到，联邦唯有凭借中立才能生存下去，并且必须放弃扩张领土的意图。这种中立在长期中是一个有伸缩性的概念，从而为海尔维第国家联邦这一级^②制定审慎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瑞士联邦尚处于雏形阶段就有了关于中立观念的记载，本书对此不作深入的研讨。那些文献汗牛充栋，当令读者感到惊异。联邦甫建即已提及这个或那个加盟国恪守中立或者是全体加盟国都恪守中立的问题。瑞士中立观念的产生，几乎可以追溯到瑞士民族形成的那一时期。不少事例显示，早在中世纪末年和近代初期，联邦和各州的权力机关就开始援引中立的观念。在最古老的文献中，它是用“静坐不动”^③的字眼表达的。据考证，“中立”一词首次出现于1536年，“中立”^④系源出中世纪拉丁语的借词，在各国语言中都能理解，这个用语在瑞士的植